



鲍贝一著

去奈斯那

OU
NAISINA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ZOUDUDADI
走读大地

鲍贝一著

去奈斯那

Ou
naisinā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HU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奈斯那 / 鲍贝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78-4105-4

I . ①去… II . ①鲍… III .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283 号

书 名：去奈斯那

著 者：鲍 贝

责任编辑：贾江涛

书籍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http://www.bwyw.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32

字 数：176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105-4

定 价：32.00 元



目录
contents



非洲

- 上帝的餐桌 003
去奈斯那 006
在奥茨颂的帐篷里 013
去埃及看金字塔 020
古埃及神庙以及废墟里的行走 025
埃及男人的眼睛 028
埃及女人何时撩起神秘的黑色面纱 032
撒哈拉沙漠 036



欧洲

- 荷兰小镇 041
阿姆斯特丹的橱窗 046
去阿姆斯特丹吃一块提拉米酥 049
伊斯坦布尔的忧伤 053
一座城市与它的作家们 058
Tequila 的夜晚 063
暮光之城 067

亚洲



澳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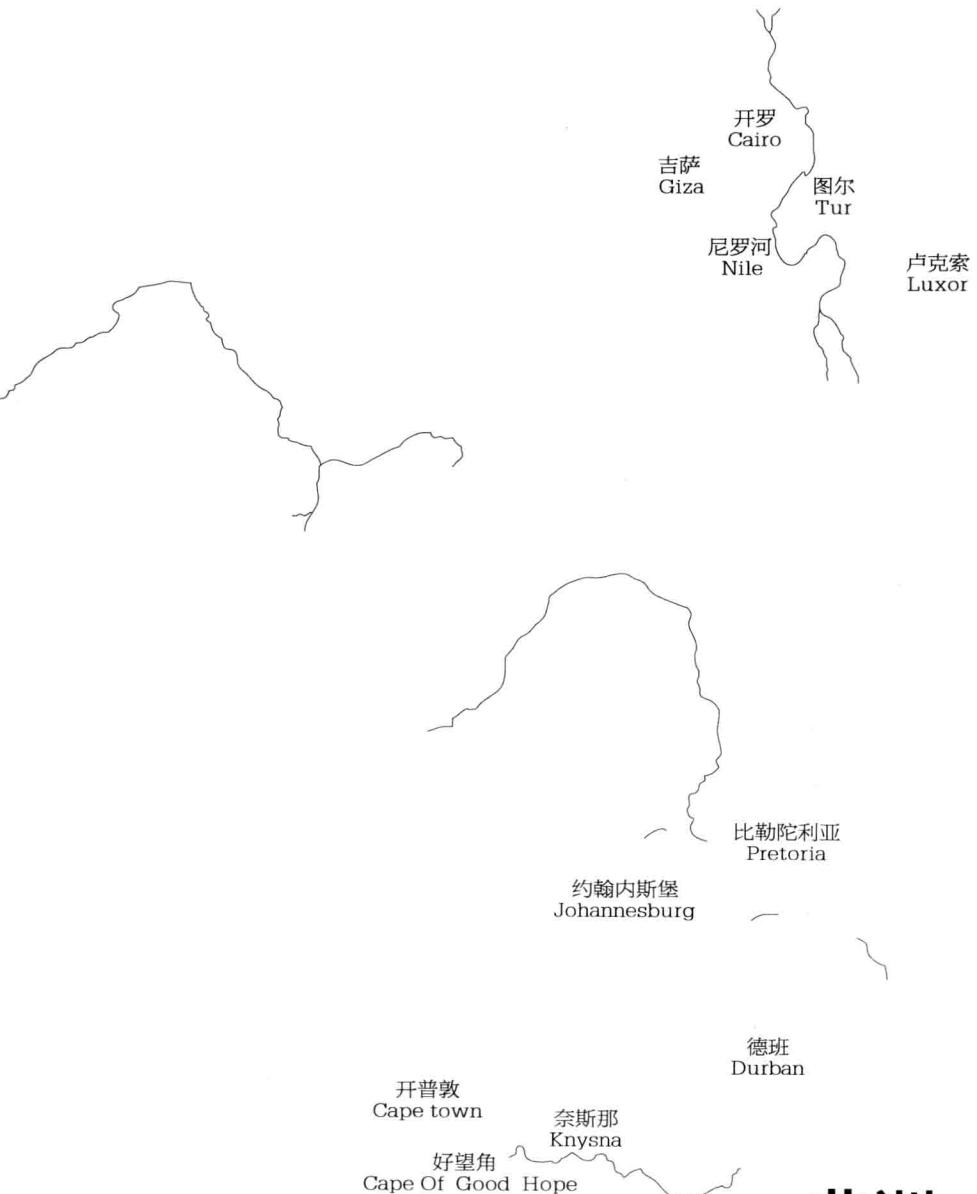
- 悉尼与玩场 073
 悉尼歌剧院旁边的中国艺人 077
 蓝山 082
 考拉和袋鼠 085
 Black Tomn 089
 大堡礁 094

- 印尼，一段未曾想到的旅行 101
 雅加达的香蕉和猫屎咖啡 104
 一张旧报纸的下午 107
 另一种漂泊与无依 111
 在西哈努克港的艳阳下 115
 奢华瑰丽的女子避难所 117
 吴哥丛林的乐器声 119
 石头的微笑 123
 在洞里萨河的日子 127
 吴哥窟的喘息 131
 去巴肯山看日落 135
 吴哥若梦 137
 四面河边的面相 142
 巴亭广场的早晨 144
 在河内，邂逅一条不知名的街道 146
 去西贡 148
 樟木口岸 151
 加德满都 155
 泰美尔街 158
 在加都的慵懒时光 162
 纳嘎扣特 165
 巴堤雅榴莲飘飘 173

藏
地



神秘的唐卡世界	179
尼玛塘寺的下午	183
重回拉萨	187
突然消失的古格	193
东方的耶路撒冷	205
听说我在德令哈	210
祁连山的后遗症	229
在那遥远的地方	235
神山脚下	240
可可西里	245
安多	247
千年秀巴古堡	250
注视一场婚礼	252
月光旅馆	254
圣路无终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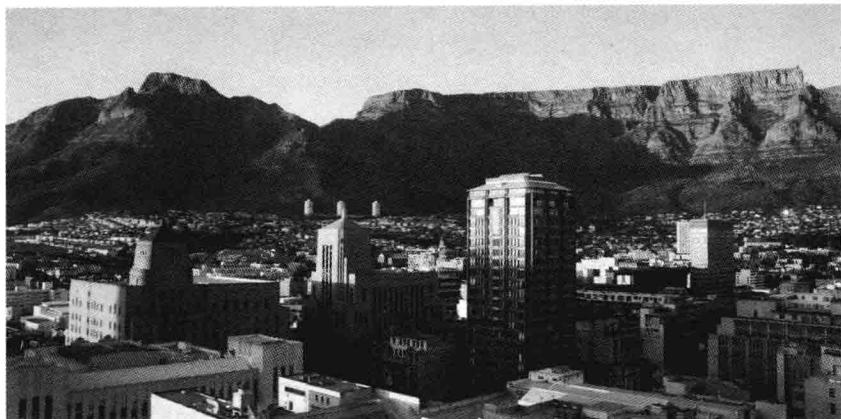
非洲
Africa

上帝的餐桌

到南非第一站，是开普敦。飞机降落大地，一场雨刚刚走过。天空中布满阴霾，风猛烈地吹，提醒我们这里的八月已是冬天。虽然风很大，但这里的冬天却不太冷，只要一件薄外套，就足以抵御冬寒。

开普敦是南非的行政首都之一，看上去井然有序，很多的建筑设计都接近欧式。要不是看到满大街的黑人，会误以为到了欧洲的某个发达城市。在这座城市里，耸立着一座神奇的山，海拔一千多米，山顶平得像桌子，当地人称它为桌山，也有人把它称为上帝的餐桌。

桌山就像一道壮观的屏风，一面是开普敦这座城市，另一面是汪洋大海。由于它处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很特殊，加上地中海的气候异常奇特，桌山顶上终年云雾缭绕、气象莫测。翻卷升腾的云雾有时候看上去就像一



// 神奇的桌山

块厚厚的丝绒桌布，笼罩着桌山。据说，云雾偶然也会散去，露出桌山的真面目。然而，这样的日子很稀少，几乎难以遇到。

上桌山可以坐缆车，在无风无雨无雾的日子里，才可以上去。因此，在这个有风有雨又有雾的天气里，我们只是抵达桌山脚下，仰起头一声声地叹息。桌山被浓重的云雾笼罩着，风一直在狂吼。索道上的缆车在我们到达之前，就早已停止运行。

离开之际，我不停地回头望。我来了，我遇见它，却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也就不能说出它。——这是很令人沮丧的事情。

而我又能说出它什么？它对我意味着什么？一座山？一个地名？一个终于用双脚走近了的远方？我们所有的看见和说出，总是有局限。我眼前的桌山，它隐匿于天地之间，隐匿于大地之上。也许，隐匿是它存在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很多时候的说出，即是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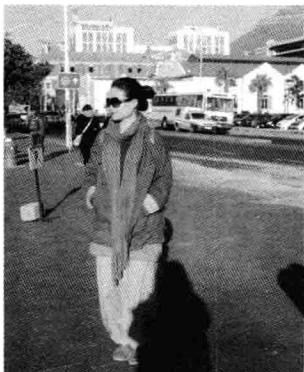
我来了，它在那儿。我没来，它也在那儿。它从来都在那儿。在大地之上，在世界之外。我看上帝正在享用它的晚餐，并不接受外界的

惊扰。

我们入住 Southern Sun Cape Sun 酒店。酒店所处的位置在开普敦城市中央，下楼逛街很方便。酒店只是让人休整的地方，我们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去静下来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

是在第三天早晨，就要准备飞去另一座城市约翰内斯堡，我早早醒来，哗地拉开窗帘，那个瞬间，我完全被震住。大玻璃窗外正对着桌山，晨光斜照在山顶上，一尘不染。我的房间在二十一楼，站在二十一楼的高度，几乎可以平视桌山。我几乎惊喜到尖叫，像喝醉了酒一样，有些惶惶然，也有些恍惚。忽然间，我看不见上帝的身影，还有诸多神灵，它们一个个复活，并唱响神曲，那是来自世界音乐史之外的歌声。

这个早晨，我是一个着了魔的人，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看晨光一点一点变幻、移动，最后将整座桌山照亮，也照亮开普敦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为此，我错过了早餐时间，只能空腹上路赶去另一座城市。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看不见我所看见的。虽然我依然不能说出，亦无从形容这座山的神奇与美。我只是想表达，我对大地，以及对冥冥之中神灵的一份感激。





去奈斯那

奈斯那有“非洲瑞士”之称。那里依山傍海，风景优美，是南非人们度假的胜地。去到那里的人，精神和内心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自由。因此，也被人称为“人间天堂”。据说那里最小的别墅，面积也在一千平方米以上。

从开普敦出发，乘旅游巴士需要将近六小时的车程。这是令人惊叹的六小时。一路上的风景犹如中国青海大草原的景色。大片大片盛开的油菜花，盛开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黄得耀眼。南非的八月是冬天，青海的八月是夏天，却一样盛开油菜花。草绿得心旷神怡，天蓝得令人陶醉。

在途中，也遇到一些设施简陋的村庄，是南非的贫民窟，里面住着黑人。那些小而简易的建筑，就像无数只火柴盒无序而随意地堆积在一起。贫民窟里也有简陋的学校和超市，以及医院。住在贫民窟的黑人，多半都在城里打工赚钱。他们去城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黑人巴士，当地人简称黑巴，是一种小面包车。这种车，富人都不会去坐，白人也不会，

游客更不会。是不敢坐。抢杀打劫的事听多了，对这种开得疯快、车上坐满黑人，又到处乱停车的黑巴，总是心生恐惧。

为什么那些抢杀打劫的人不是白人，而是黑人？理由很简单，白人富有，而黑人普遍都是穷人。人穷了，无路可走了，就变凶变恶了。从理论上说，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推敲，是很心酸的。同样是人，为什么黑人生下来就穷？要是他们也和白人那样有财富、有权势，他们会无缘无故变凶变恶、无缘无故地去抢劫杀人吗？

据说，奈斯那的一些白人居住的豪宅小区里，在天黑之后，任何黑人都不得出现在小区里。他们只能能够在白天上班的时间，才可以出现在小区或受雇家庭里。而我们所到的地方，看到的服务生和做苦力活的，几乎都是黑人。

种族歧视在非洲大陆上由来已久。曼德拉是最为积极反种族隔离的黑人。当曼德拉领导反种族隔离的运动时，南非法院以密谋推翻政府罪将他关进监狱。曼德拉在监狱里前后服刑了二十七年。直至 1990 年 2 月 11 日才刑满出狱。曼德拉在服刑期间，大部分日子都被关在罗本岛，漫长的寂寞和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今天的罗本岛，不再是关押黑人政治犯的地方，已成为了世界游客的旅游景点。

曼德拉是伟大的。他在 1993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 1994 年，曼德拉由民主选举选出担任首位南非黑人元首，开始执政。到 1999 年，他却急流勇退，突然辞去元首执政职位。在南非，要是没有曼德拉，也就没有今天的政治转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曼德拉在南非扮演了一个国父的角色。反对种族隔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团结南非整个国家



的人民，是曼德拉一生的事业和追求。

或许，曼德拉的理想实现了。

曼德拉的理想真的实现了吗？现在的南非政权已然掌握在黑人手里，但是，造福贫困人口的承诺却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由黑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一次次要求涨工资，一次次集体罢工、暴动示威，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目的就是想提高生活水平。然而，住贫民窟的还是黑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的人群也还是黑人。

就在这个月的 8 月 16 日，我们刚从乔治飞抵约翰内斯堡。在同一日下午，离约堡 100 公里之外的西北省铂金矿上，正发生一起惨案。黑人矿工要求加薪，集体罢工示威，南非警察开枪打死了 36 人，受伤 78 人，259 人被捕。警方称开枪打人是出于自卫，而我们无从探知真相，即使我们到达现场。这是血腥恐怖的一天。据说，这是南非种族隔离结束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暴力事件。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罢工示威和血腥镇压不止一起。这对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新南非来说，似乎不应该再发生。但只要往回查一下历史记载，这样的镇压屠杀，在种族隔离时代，曾出现过几次：1960年3月21日的沙皮维尔惨案，69人死亡；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暴动，700人死亡。波皮维尔惨案使得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者认为和平抗争再也没有了希望，开始考虑武装反抗手段。而索韦托暴动则正式开启了暴力反抗的阶段，为南非培养了一大批反种族隔离的斗士，最终使得白人种族隔离者的统治无法继续。现在，3月21日作为南非的人权日得到纪念，6月16日则是南非的青年节。在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结束、全民选举已经实现、新政权也已经得到平稳过渡的南非，各种示威暴动的血腥冲突却依然不断，而且暴力程度也日渐增大。这对南非意味着什么？

原本拥有规模强大的公司和产权的白人，经过黑人雇工的一再罢工和要求加薪的折腾，也觉得无从经营。毕竟，白人虽然拥有积累下来的家产和钱财，但在新南非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自己说了算，他们已经不能继续奴役黑人，让黑人无休无止地为自己去赚钱卖命了。南非再也不是以前的南非了。好多有钱的白人，被迫改变了策略，或者干脆移民去了别的国家。一些外来的投资企业来到南非，也将面对很多的困惑。现在的新南非政府规定，只要来南非投资的企业，必须雇用 80% 的黑人。当然这是政府为解决贫穷黑人所做的好事。但是对企业来说，他们并不喜欢大批量地雇用黑人。况且，现在的黑人觉得有政府撑腰了，动不动就联合起来罢工要求无休止地加工资。这导致了好多投资商们举棋不定，或者望而生畏。

在一家奈斯那郊外的中餐馆里，我们遇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餐厅老板娘，她在南非住了二十多年，一直在这里开餐馆。她说，她很喜欢南非，尤其喜欢奈斯那散漫的生活。但最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了，雇用的黑人动不动就罢工，向她提出加薪。以前出去办事，都是跟白人打交道，只要有道理什么都讲得通。现在不行了，现在和她打交道的都变成了黑人，在黑人那里一切都变了，变得难以沟通，有道理也讲不通。她算计着，想把餐馆关了，去另谋他路。但她又舍不得奈斯那这块美丽富庶又自由的地方。跟我们告别的时候，那老板娘还在跟我们说：“我真是喜欢这里呀，有多少人都想跑来这里来啊。”

去奈斯那，去过自由散漫幸福的生活，是每一个人的向往。但是，真正能够去奈斯那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富人，在豪宅里定居；另一种是穷人，来为富人锄草种地。

在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奈斯那的豪华小区里，几乎都是来为白人服务的。如今，黑人终于翻身了，也有黑人住进这里的豪宅，享受奈斯



// 比勒陀利亚总统府前

那的优质生活。然而，有钱买得起这里的豪宅的黑人毕竟少数。况且，在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和黑人受到的教育机会和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这些不同，也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会逐渐消失。这个变化的过程必然缓慢。

但是已经翻身了的黑人，并没有耐心等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南非高速增长的人口和迅速发展中的城市，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会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已超过了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绝大多数黑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另一方面，取得了政权的黑人，却在迅速利用权国致富。如今的南非，出现了一大批黑人富豪，权钱交易比比皆是，与日子越来越艰难的底层民众，已形成鲜明的对比。

曾经的革命者也在致富后迅速离开底层民众，再也不能成为底层民众的代表。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则越来越穷。这些问题，政府暂时没法解决，穷人对政府失去基本的信任，